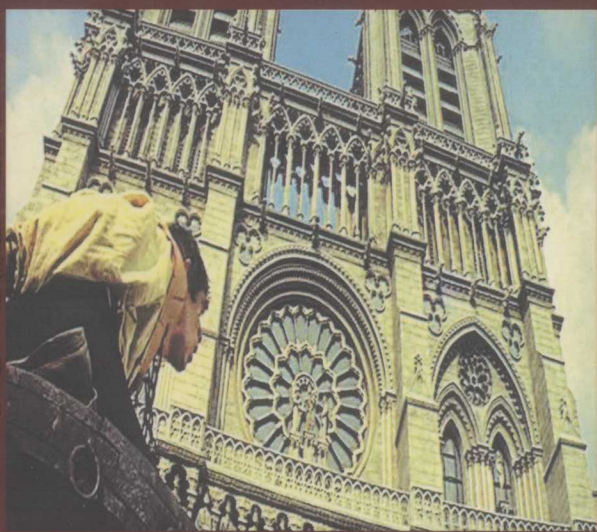


全译插图本  
QuanyiChatuben

# 巴黎圣母院

Notre Dame de Paris



(法)雨 果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全译插图本  
QuanyiChatuben

# 巴黎圣母院

Notre Dame de Paris

(法)雨 果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/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李文军译.

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6.5

(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全译插图本.第1辑)

ISBN 7-104-02400-X

I.巴... II.①雨...②李... III.长篇小说—法国  
—近代 IV.1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7048号

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全译插图本(第一辑)

——巴黎圣母院

策 划:赵莹

责任编辑:赵莹

责任出版:冯志强

出版发行: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邮政编码:100089

电 话:58930242(发行部)

传 真:58930242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fxb@xj.sina.net(发行部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

开 本:640mm×920mm 1/18

印 张:350

字 数:5545千

版 次:2006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104-02400-X/I·936

定 价:7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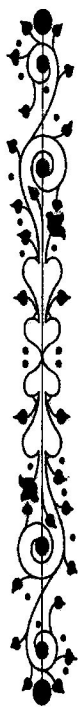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## 译 序

维克多·雨果(1802—1885)法国19世纪的小说家、诗人,是当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。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,随着法国历史的进程,他在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文艺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作,并产生了巨大影响。《巴黎圣母院》作于1831年,以1482年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。本书的主人公,是一位丑陋的独眼敲钟人——卡西莫多,他深深地爱上了能歌善舞的吉普赛姑娘——爱斯美拉达,还为她将有恩于他的养父置于死地,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躺在她的尸体旁,殉情而死。这在15世纪,在那座庄严而又神圣的巴黎圣母院里,竟会发生这种事情,可见,作者要以此为号角,吹响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进行曲。

在本书中,相貌美丽而心地善良的吉普赛姑娘爱斯美拉达,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跳舞时,引起了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·弗洛罗的注意,并勾起了他那罪恶的畸形淫欲,便与自己的养子,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一起,劫持了爱斯美拉达,不料在途中竟被御前侍卫——腓比斯救出,爱斯美拉达从此便被他那英俊的外表所打动,并深深地爱上了他。实际上,腓比斯·夏多佩是个无情无义,只知道到处寻欢作乐,十分轻浮和浅薄的家伙。而那位可怜的卡西莫多却代人受过,成为牺牲品,被绑在耻辱柱上,置于烈日下忍受鞭刑。在他口渴难耐,大声喊着要水喝之际,却遭到众人的嘲笑,善良的爱斯美拉达却不计前嫌,给了他水喝。从此,卡西莫多便有所心动。

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——克洛德·弗洛罗,仇恨吉普赛姑娘对夏多佩情有独钟,在意外地得知她们之间的约会时,便乔装打扮,乘机刺杀夏多佩,并嫁祸于她,爱斯美拉达因此被诬为女巫,在法庭上,她被刑讯逼供,在受刑不过之际,屈打成招,法庭最终以巫术和杀人的罪名把她处以绞刑。在刑场上,卡西莫多奋不顾身地将姑娘带进巴黎圣母院里避难。而副主教得知此事后,乘机再施淫威,在吉普赛姑娘的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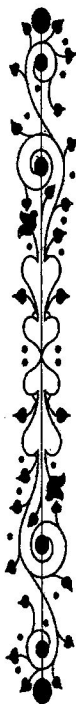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前，他彻底剥去了自己虔信上帝的伪装，痛苦地表达了他那在宗教教义的压制下难以抑制的畸形情欲。在再次遭到拒绝后，便下定决心，要将美丽的吉普赛姑娘置于死地，卡西莫多在得知真相后，在愤怒之际将自己的养父——克洛德·弗洛罗推下高墙，让他摔死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，自己则拥着吉普赛姑娘的尸体死去了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故事情节中，始终充满了美与丑、善与恶的冲突，并在这种冲突中来批判当时的封建专制与教会牧师克洛德·弗洛罗的虚伪嘴脸。

译者



# 目 录

第一卷	(1)
第二卷	(32)
第三卷	(64)
第四卷	(83)
第五卷	(97)
第六卷	(113)
第七卷	(141)
第八卷	(183)
第九卷	(215)
第十卷	(236)
第十一卷	(282)

## 第一卷

## — 大 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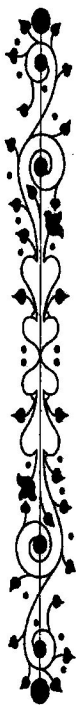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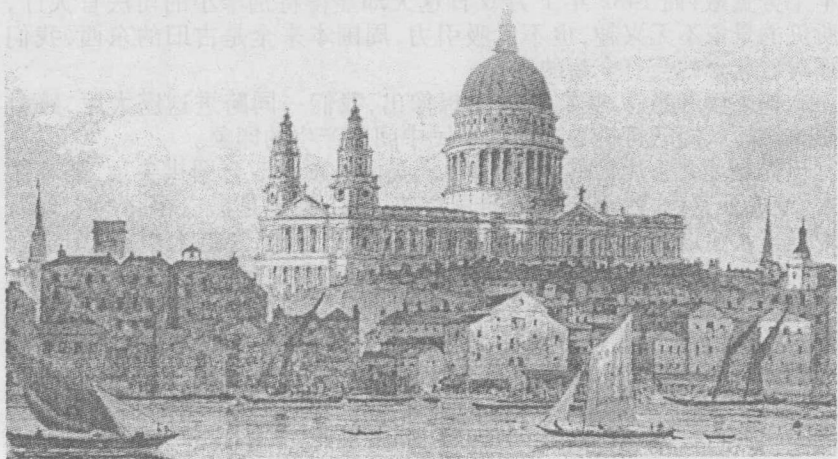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前，那天巴黎教堂所有大钟齐鸣，响彻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，惊醒了全体市民。

其实，1482年1月6日那天，并不是历史的一个纪念日；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，市民惊动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既不是底卡底人或勃艮第人进犯，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；既不是拉阿斯城学生造反，也不是“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”摆驾入城；甚至不是在司法官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；更不是15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。就在两天前，还有这样一队人马，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，为缔结法国王太子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。为此，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，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，不得不满脸堆笑，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，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，为他们演出“不少精彩的寓意剧、滑稽剧和闹剧”，不料天不作美，一场滂沱大雨，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。

1月6日那天，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庆，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。

这一天，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放篝火，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，在司法官里演出圣迹剧。就在前一天，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过了：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，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，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。

一清早，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，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



定的场所。去看篝火，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，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。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，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，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，因为这正合时令，或者去观圣迹剧，因为是在司法官大厅演出，那里能遮风避雨。大家仿佛串通一气，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，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，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。

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官的街道，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，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。

司法官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（须知索瓦尔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），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。通向司法官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，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，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，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。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，冲击着楼房的墙角，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，突进围成不规则壮大水池的广场。司法官高大的哥特式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，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，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，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；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，不断向广场注入，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。成千上万人呼喊，调笑，走动，简直甚嚣尘上，沸反盈天。这种喧嚣，这种鼓噪，有时还变本加厉，有增无减。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，折回头来，乱作一团，形成了漩涡。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，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，以便维持秩序。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，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，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，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。面孔和善的市民，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，站在门口、窗口，爬上天窗、屋顶，安安静静，老老实实，注视着司法官，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而且时至今日，巴黎还有许多人，喜欢观望看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，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。

我们今天1830年的人，假如在想像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，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，摩肩擦背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，而1482年1月6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官大厅，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，也不无吸引力，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，我们那时看起来就会有全新的感觉。

如果读者愿意，我们就力图想像出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，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所产生的印象。

先是耳朵一片嗡鸣，眼花缭乱。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、雕花镶木、绘成天蓝色、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；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几步远有一根大圆柱子，接着又一根又一根，总共七根，沿中轴线一字排列，支撑双圆拱顶的交合点。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，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；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，年长日久已经磨损，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诉讼代理人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。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，在门与门之间，窗户和窗户之间，边柱和边柱之间，没完没了地排列着自法腊蒙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：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，低垂着眼睛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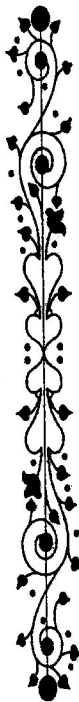
首挺胸，双手直指天空。此外，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，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，都精工细雕，富丽堂皇。总之，拱顶、圆柱、墙壁、长窗、镶板、宽门、雕像，所有这一切，从上到下，绘成湛蓝金黄两色，一望光彩夺目。不过，在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，到了我主纪元1949年，尽管杜·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，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。

在一月份的一天，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，射进苍白的天光，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，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，绕着七根圆柱回旋，现在我们想像出这些，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，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。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，那么，凶手的案卷也就不会存放在司法官档案室里，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厉害，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，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，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，要烧掉档案室，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官烧掉；由此可见，没有弑君一案，也就不会有1618年那场大火了。那样一来，古老的司法官及其大厅，也就会依然屹立，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：“请亲眼看看去吧！”我们双方都省事：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，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。——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，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。

首先，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；其次，即便有同谋，他们也很可能同1618年那场大火毫无关系。其实，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。其一，3月7日后半夜，一颗宽一尺，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，自天而降，落到了司法官。其二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：

一场游戏多悲惨，  
只缘案桌嘴太贪，  
司法女神镇巴黎，  
眼看宫殿火冲天。

1618年司法官大火的起因，有政治的、自然的和诗意的三种解释，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，不幸那场大火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，如今已经所剩无几，这自然要归功于那场大火，更要归功于后来历次的修复工程。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的长兄，在美男子菲利浦王在位时期，年岁就相当大了，有人甚至去寻觅过埃加杜斯所描述的、由罗伯尔王兴建的宏伟楼阁的遗迹，但几乎荡然无存了。圣路易“完婚”的那间枢密处室如今安在？他“身穿驼毛布上衣、棉毛混纺的马甲和紫檀色长外套，同若安徽一起，席地躺在毛毯上”，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何处？西格蒙德皇帝的寝宫今在哪里？查理四世、无采邑的约翰王的寝宫又在何处？查理六世颁发大赦谕的那座楼梯何处寻觅？马塞尔当着王太子的面，杀害罗伯尔·德·克莱蒙和德·香槟元帅时，所踏的那块石板地又何处寻觅？还有那条狭廊——撕毁伪教皇训谕的地方，而传谕使者身穿法袍，头戴法冠，一身可笑的打扮，从那里出发游遍巴黎全城以示谢罪——如今在何处？还有那座大厅及其镀金的装饰、天蓝色的彩绘、尖拱长窗、一尊尊雕像、一根根圆柱、布满雕刻图案的高



大拱顶，如今又在何处？还有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呢？还有那守门的石狮，如同所罗门座前所有狮子那样，低垂脑袋，夹着尾巴，一副暴力服从公理的恭顺模样的石狮，究竟在哪里？还有那一扇扇精美的房门、一扇扇绚丽的彩绘玻璃窗，究竟在哪里？还有那令比科奈特也甘拜下风的镂空铁包角、杜·昂西制作的精细木器，究竟在哪里呢？……岁月和人事，如何摧残那些巧夺天工的杰作？用什么取代了那一切呢？用什么取代整个高卢的历史、整个哥特式艺术呢？无非是设计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那个笨拙的建筑师，德·勃罗斯先生建造的低矮笨重的穹窿，就用这个冒充艺术。至于历史，还有关于粗柱子的喋喋不休的回忆录，而帕特律之流摇唇鼓舌之声，至今还回荡不已。

不过，这还无足挂齿。——还是扯回话题，谈谈名副其实的古老司法官那名副其实的大厅。

那座长方形大厅无比宽敞，两端各有用场：一端安放著名的大理石案，极长极宽极厚，无与伦比，正如古代土地赋税簿中说的那样，“世上找不出同样那么大块”——这种说法准能让卡冈都亚食欲倍增；另一端辟为小教堂，路易十一世命人雕塑他的跪像，放在圣母像前面，他还命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雕像移进来，全然不顾外面一长排历代国王雕像中间，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。显而易见，他认为这两位圣君，作为法兰西国王在上天言事最有分量。小教堂刚建六年，还是崭新的：建筑精美，雕刻奇妙，镂空也细腻精微，这种整体的曼妙的建筑艺术品格，标示哥特时代在我国进入末期的特征，并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，焕发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仙国幻境般的奇思异想。门楣上方那扇花瓣格子的透亮小圆窗，那么精巧秀丽，宛如饰以花边的星星，尤其堪称精品。

对着正门的大厅中央，靠墙有一个铺了金线织锦的看台，其专用人口，就是那间金碧辉煌的寝室的窗户。搭起这座看台，是为了接待应邀观看圣迹剧的佛兰德特使和其他大人物。

圣迹剧照例要在那张大理石案上演出。为此，一清早就把石案布置妥当，大案面已被司法官书记们的鞋跟划得满是道道，上边搭了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，顶板充作舞台，整个大厅的人都看得见，木笼四周围着帷幕，里面充当演员的更衣室。外面赤裸裸竖起一架梯子，连接更衣室和舞台，演员上下场，就登着硬硬的横穿。不管多么出乎意料的人物、多么曲折的故事，也不管多么突变的情节，无不是安排从这架梯子上场的。戏剧艺术和舞台设计的童年，是多么天真而可敬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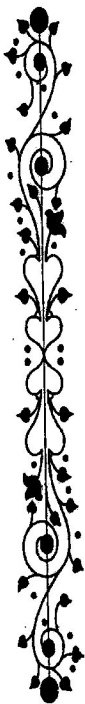
司法官的四名警官守住大理石案的四角，每逢节庆或行刑的日子，他们总要派往现场，监视民众的娱乐活动。

要等到中午，司法官的大钟敲十二响，戏才能开场。演一场戏，这当然太晚了；不过，总得迁就一点外国使团的时间啊。

这样，熙熙攘攘的观众，一清早就赶来，只好等待。这些赶热闹的老实人，许多在天刚亮的时候，就来到司法官大台阶前，冻得瑟瑟发抖；还有几个人甚至声称，他们靠着大门守了个通宵，好抢着头一批冲进去。人越聚越多，仿佛水超过界线而外溢，开始漫上墙壁，淹了圆柱，一



直涨到柱顶、墙檐和窗台上，涨到这座建筑物的所有突出部位和所有凸起的浮雕上。这么多人关在大堂里，一个挨一个，你拥我挤，有的被踩伤，简直喘不上气来，一片喧噪怨艾之声，而外国使团迟迟不到，大家等累了，等烦了，觉得苦不堪言，何况这一天可以随意胡闹，可以撒泼耍赖，因此，谁的臂肘捅了一下，谁的打了铁掌的鞋踩了一脚，正好找碴儿争吵打架。抱怨和咒骂响成一片，骂佛兰德人，骂府尹，骂波旁红衣主教，骂司法官，骂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，骂执法的警官，有骂天气冷的，有骂天气热的，有骂天气坏的，还骂巴黎主教，骂丑大王，骂大圆柱，骂雕像，还骂那关闭的大门，骂那敞开的窗户，统统骂了个遍；而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伙伙学生和仆役，听着特别开心，他们还不断挖苦嘲弄，可以说火上浇油，更加激发大家的火气和暴躁情绪。



这些促狭鬼，有一伙闹得更凶，他们打烂一扇玻璃窗，大胆地坐在上面，居高临下，忽而瞧瞧里边，忽而看看外边，既嘲弄大堂里的群众，也嘲笑广场上的群众。他们同大堂另一端的伙伴遥相呼应，相互调笑，模仿别人的动作，大笑不止。显而易见，这些年轻学生不像其他观众那样，他们丝毫也不感到烦闷和疲倦，从眼前的景物中导演出一场戏来，自得其乐，耐心地等待另一场戏的开演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嚷道：

“没跑儿，准是你，不愧叫磨坊约翰·弗罗洛，瞧你那两条胳膊两条腿，就跟迎风旋转的风车一样。你来了多长时间啦？”那个绰号叫磨坊的小淘气鬼，有一头金发、一张俊秀而调皮的面孔，此刻他正钩在一根柱子的饰叶上。他回答说：

“仁慈的魔鬼啊！来了有四个钟头啦！但愿这四个钟头没白过，从我在炼狱净罪的时间里扣除。我来的时候，正赶上在圣小教堂做七点钟的大弥撒，听见西西里王那八名童子唱圣歌的头一节。

“那些唱圣歌的童子真棒，”另一个又说道，“嗓门比他们脑袋上的帽子还尖！给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之前，国王陛下应当打听打听，用普罗旺斯地方口音唱拉丁文的颂诗，人家圣约翰先生喜欢不喜欢。”

“哦，搞这次弥撒，原来是为了雇用西西里王那些该死的圣歌童子啊！”一个老太婆在窗户底下的人群中尖声尖气地嚷道。“你们说说



看！一场弥撒要花一千巴黎利弗尔！还不是从巴黎菜市场海鲜税中出的钱！”

“住嘴，老太婆！”一个表情严肃而神气的胖子接口说，他紧挨着卖鱼婆，不得不捂住鼻子。“就是应该举行一场弥撒，你总不会希望国王又病倒吧？”

“说得好，吉勒·勒角奴阁下，专给王室办皮货的大老板！”钩在柱顶雕饰上的那个小个子学生嚷道。

王室皮货商竟有这样倒霉的姓氏，学生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“勒角奴！吉勒·勒角奴！”有些人嚷道。

“长了角，又长满了毛。”另一个人也接着喊道。

“嘿！那还用说，”钩在柱顶的那个小鬼头继续说。“有什么好笑的呢？吉勒·勒角奴可是个人物，内廷总管约翰·勒角奴先生的胞弟，万森树林首席护林官马伊埃·勒角奴的公子！他们个个都是巴黎的好市民，父子相传，全都正式结了婚！”

欢乐的情绪顿时倍增。目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，胖子皮货商不敢应声，拼命挣扎想躲起来，累得他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然而无济于事：他就像一只楔子卡在木头里，越用劲咬得越紧，结果他的脑袋更加牢实地夹在前后左右的肩膀中间，他又气又恼，那张充血的大脸盘涨成猪肝色。

终于有人来救驾了，此公跟他相貌一样，又矮又胖，是个道貌岸然的主儿。

“坏透啦！学生竟敢这样对市民讲话！想当年有这种情况，就要用劈柴棒子狠揍，再用那些劈柴活活烧死他们。”

那帮学生哄堂大笑。

“吓——啦——嘿！谁唱得这么好听啊？是不是夜猫子号丧呢？”

“噢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安德里·穆尼埃老板啊。”一名学生说道。

“是认得，咱们大学四名宣过誓的书商，他是其中之一嘛。”另一名学生也说道。

“在他那铺子里，什么都规定四个，”第三个人嚷道，“四个学区、四个学院、四个节日、四名稽查、四名选董、四名书商。”

“好哇，”约翰·弗罗洛说，“那就让他们瞧四出闹剧。”

“穆尼埃，我们要烧掉你的书！”

“穆尼埃，我们要痛打你的仆人！”

“穆尼埃，我们要玩玩你的老婆！”

“那个胖妞儿吾大德小姐！”

“风流快活，赛过小寡妇！”

“让魔鬼都把你们抓走！”安德里·穆尼埃老板咕哝一句。

“住嘴，安德里老板，”始终吊在柱顶端的约翰又说道。“要不我就跳下去，砸到你脑袋上！”

安德里老板仰头望望，仿佛要估量柱子有多高，淘气鬼有多重，心算一下重力乘以加速度，便不敢作声了。

约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，又乘胜追击：“我会干得出来的，别看我是一位主教代理的老弟！”

“杰出的先生，我们大学的弟兄们！像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我们的权益都得不到尊重！哼，新城有五月树和篝火；老城有圣迹剧、丑大王，还有佛兰德使团；可是，我们大学城呢，什么也没有！”

“按说，我们的莫伯广场，不是相当大吗？”一名学生趴在窗台上接着嚷道。

“打倒校长！”约翰突然喊道，“打倒选董和稽查！”

“今天晚上，”另一个接着喊道，“去加雅田园，用安德里老板的书燃篝火！”

“也烧掉录事们的书桌！”旁边的一名学生也喊道。

“也烧掉堂守们的棍棒！”

“也烧掉院长们的痰盂！”

“也烧掉稽查们的酒柜！”

“也烧掉选董们的票箱！”

“也烧掉校长那些凳子！”

“全打倒！”小约翰操着雄蜂一般的声音，接着喊道，“打倒安德里老板！打倒堂守和录事！打倒神学家、医生和经学博士！打倒稽查。选董和校长！”

“这简直是世界的末日！”安德里老板捂住耳朵咕哝道。

“注意，校长来啦！他从广场那边走过来。”窗口上的一个家伙喊道。

于是，大家的目光都争相移向广场。

“当真是我们那位尊贵的校长蒂博先生吗？”磨坊约翰·弗罗洛问道；他攀附在大堂中间的柱子上，望不见外面的情景。

“是他，是他，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，“没错儿，正是他，正是校长蒂博先生。”

果然不错，正是校长和学校的全体头面人物，他们隆重迎接外国使团，此刻正穿过司法官广场。学生们拥到窗口，以嘲笑和讽刺的掌声欢迎他们，而首当其冲，迎面遭到痛击的，则是走在前头的校长先生。

“您好哇，校长先生！吓——啦——嘿！您老可好！”

“这个老赌棍，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怎么，他把骰子丢下啦？”

“瞧他骑着骡子，屁颠颠的样儿！骡子的耳朵还没有他的耳朵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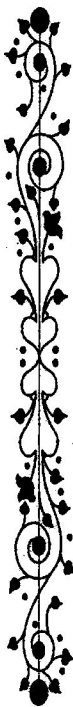
“吓——啦——嘿！您好，蒂博校长先生！蒂博赌棍！老傻瓜！老赌棍！”

“上帝保佑您！昨天晚上，您经常掷出双六吧？”

“噢！瞧他那张老脸，都为爱赌爱掷骰子，弄得那么疲惫憔悴，仿佛包了一层青皮。”

“掷骰子的蒂博，您这样背向大学城，急急忙忙往新城跑，究竟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当然要去蒂博多骰街；开个房间玩个痛快嘛！”磨坊约翰嚷道。



那帮学生疯狂地鼓掌，喊声如雷，一齐重复这句一语双关的挖苦话。

“您要去蒂博多骰街开个房间，对不对呀，校长先生，魔鬼牌桌的大赌棍？”

继而，攻击目标又转向大学的其他头面人物。

“打倒堂守！打倒执杖吏！”

“喂，罗班·普斯潘，你瞧瞧，那家伙是谁呀？”

“他是吉贝·德·许伊。‘吉贝图斯·德·许利亚科’，奥坦学校的校长。”

“喏，拿着我这鞋，你的位置比我这儿好，把鞋摔到他脸上！”

“瞧啊，我们把纵情狂欢节的胡桃扔过去啦！”

“打倒六位神学家和他们的白法袍！”

“那是神学家吗？我还以为六只大白鹅，是圣女日内维埃芙代表鲁尼采邑，送给巴黎城的呢。”

“打倒医生！”

“打倒经院争论和教义问答！”

“向你脱帽致敬，圣女日内维埃芙学校校长！你移花接木，夺了我的权利！千真万确！他把我在诺曼底学区的名次，给了布尔日省阿斯卡尼奥·法尔扎帕达，就因为他是意大利人。”

“这太不公道啦！”所有学生齐声喊道，“打倒圣女日内维埃芙学校校长！”

“吓——嘿！若善·德·拉德奥先生！吓——嘿！路易·达于伊！”

“吓——嘿！朗贝·奥克特芒！”

“让魔鬼指死德意志学区的稽查！”

“也掐死圣小教堂的神父及其灰皮披肩！”

“也掐死一身灰皮的神父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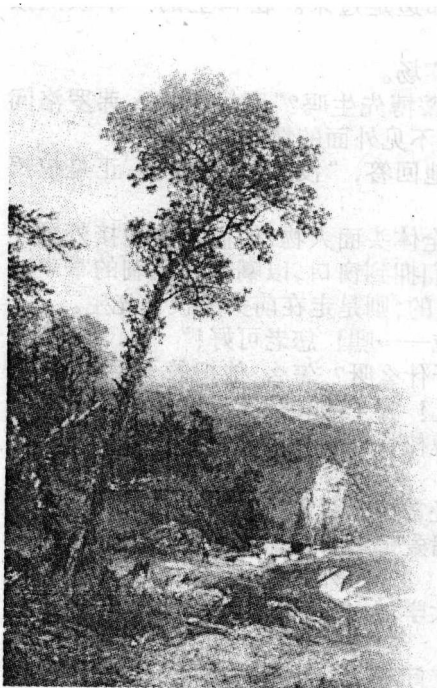
“吓——啦——嘿！文学博士们！这么多漂亮的黑斗篷！这么多漂亮的红斗篷！”

“组成校长的美丽的尾巴！”

“就好像威尼斯一位公爵要去嫁给大海！”

“瞧哇，约翰！圣女日内维埃芙教堂的神父们！”

“让神父们统统见鬼去！”



“克洛德·肖阿神父！克洛德·肖阿博士！您这是去找玛琳·吉法尔德的女人吗？”

“她住在格拉蒂尼街。”

“她在给淫荡王铺床。”

“她倒贴四文钱。”

“或者一顿美餐。”

“您要不要她当面贴给您啊？”

“同学们！瞧西蒙·桑甘先生，庇卡底的选董，他还在骡子后屁上把老婆带来啦！”

“骑士身后坐着忧虑。”

“振作点儿，西蒙先生！”

“早上好，选董先生！”

“晚上好，选董夫人！”

“他们多快活呀，什么都看得见。”磨坊约翰叹道，他还一直攀附在柱顶的叶饰上。

这工夫，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·穆尼埃先生，探身凑到王室皮货供货商吉勒·勒角奴的耳边，悄声说道：

“跟您说吧，先生，世界末日到了。从未见过学生这样胡闹。全怪本世纪那些可恶的发明，把什么都给毁了。什么火炮呀，蛇纹炮呀，白炮呀，尤其是印刷术——这又是从德国传过来的瘟疫。手稿不复存在了，书籍不复存在了！印刷术扼杀了书店这一行。世界末日的确到来了。”

“从天鹅绒衣料越来越时髦，我就看出了这一点。”皮货商说道。

这时，正午的钟声恰好敲响了。

“哈！……”全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学生们也沉默下来。接着，全场大乱，一个个摇头晃脑，伸腰蹬腿，又是咳嗽又擤鼻涕，如爆炸一般，响成一片；人人都想找个好位置，纷纷聚堆成伙，纷纷踮起脚来。继而，全场又肃静了，一个个脖子伸得老长，嘴巴张得老大，所有目光都转向大理石案。然而，什么也没有出现。四名警官始终立在那里，身体僵直，纹丝不动，犹如四尊彩绘雕塑。于是，全场的目光又移向佛兰德使团的专座。那边的门依然紧闭，看台上依然空空如也。大堂里簇拥这么多人，从一清早就等待三样东西：正午、佛兰德使团和圣迹剧。现在，只有正午准时到来。

这未免太过分了。

又等了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，五分钟，一刻钟，还是毫无动静。看台上仍然空荡荡的，戏台上仍然静悄悄的。这时，人们的焦躁情绪转为气恼。激愤的言词开始在场内传播，诚然，起初还只是低声咕哝：“圣迹剧，圣迹剧！”继而，情绪渐渐激烈，已隐隐听见隆隆声，一场暴风雨在人们的头上盘旋。磨坊约翰首先触发一道闪电：

“圣迹剧，让佛兰德人见鬼去吧！”他像蛇一样盘曲在柱子上，憋足劲大吼一声。

全场鼓掌。大家也纷纷喊叫：

“圣迹剧，让佛兰德见大鬼小鬼去吧！”

“我们要求，圣迹剧马上开场。”磨坊约翰大吼道，“要不然，我们就把大法官当场吊死，算作一出喜剧、一出寓意剧！”

“说得好！”众人又喊道，“先把他的几名警卫吊死吧！”

全场立刻欢呼。那四个可怜虫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，人群拥过去，四个家伙眼看着单薄的木隔栅被挤得弯曲了，快要冲破了。

形势万分紧急。

“把他们套起来！套起来！”四面八方喊声一片。

恰巧在这时候，上面描述过的更衣室的帷幔忽然掀开，钻出一个人来。众人一见他出现，就仿佛中了魔法，愤怒登时化为好奇了。

“肃静！肃静！”

那人神色慌张，浑身发抖，他边走边鞠躬，越靠近前越像跪拜，一直走到大理石案的边沿。

这工夫，场内也渐渐静下来，只有人多场面肃静时总能听见的隐隐的骚动声。

“市民先生们，”那人说道，“市民女士们，我们万分荣幸，要在红衣主教大人面前朗诵，演一出极为精彩的寓意剧，名叫《圣母玛利亚的正确裁决》。天神朱庇特由在下扮演。此刻，红衣主教大人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遣的尊贵的使臣，在博岱门听取大学校长先生的演说，故稍有延误。等红衣主教大人法驾一旦莅临，我们就开场。”

其实在这种情况，只要朱庇特一出面干预，就保全了四名倒霉的警卫的性命。也是天缘凑巧，我们在此杜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因而在批判之圣母面前要承担责任；尽管如此，有人若借机引一句古训：“愿天神不要干预，”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再者，朱庇特老爷的服饰极为华丽，很有效果，吸引了全体观众的注意力，促使他们安静下来。朱庇特身穿锁于胸甲，外罩镀金大纽扣的黑丝绒扎靠，头戴缀有镀金银钮的尖顶盔，要不是胭脂和大胡子各遮住他半张脸，要不是他手执挂满金片银条的一个金光闪闪的硬纸板圆筒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圆筒表示霹雳），要不是他赤脚登着古希腊式的皮绊鞋，那么，他这一身威风凛凛的打扮，真可以赛过贝里公爵麾下御林军中布列塔尼弓箭手。

## 二 彼埃尔·格兰古瓦

然而，观众见到他那副扮相，所感到的一致满意和赞赏的情绪，又随着他演讲的话语渐渐消失了；他还不识进退，结尾竟然讲了这句话：“等红衣主教大人法驾一旦莅临，我们就开场。”结果，他的声音淹没在一片雷鸣的嘘声中了。

“立刻开演！圣迹剧！圣迹剧立刻开场！”观众吼叫起来。“立刻开场！”磨坊约翰的尖声怪叫高出所有的声音，冲破这片喧嚣，犹如尼姆杂乐队中的高笛。



“打倒朱庇特！打倒波旁红衣主教！”罗班·普斯潘和高踞窗台上的其他学生也大喊大叫。

“马上演出寓意剧！”观众纷纷附和。“马上！立刻开演！要不，给演员和红衣主教准备口袋和绳子！”

可怜的朱庇特吓掉了魂儿，愣在那里，胭脂抹红的脸透出苍白色，霹雳也失落了，他摘下头盔，连连鞠躬，一边发抖，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红衣主教大人……使团……佛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……”他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心里毕竟害怕被吊死。他左右为难：等待吧，他要被民众给吊死，不等待吧，又要被红衣主教给绞死，两边唯见深渊，也就是说，惟见绞刑架。

幸好有人挺身而出，救他脱离困境。

原来，此人呆在栏杆和大理石案之间的空地里，身子又细又长，完全被他背靠的圆柱遮住，谁也没有看见。只见他高高的个头儿，干瘦的身材，脸色苍白，一头金发，人还算年轻，尽管额头脸上已经有了皱纹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嘴角总带着笑意，身上穿的黑哗叽旧袍已经磨光磨破了，这时，他走到大理石案跟前，向那个准备受刑的可怜家伙招了招手。然而，那家伙已经吓昏了头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新露面的人又朝前跨了——一步，说道：“朱庇特！亲爱的朱庇特！”

朱庇特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
这个金发高个子终于不耐烦了，几乎在他的鼻子下面喊道：

“米歇尔·吉博纳！”

“是谁叫我？”朱庇特开了口，仿佛猛然惊醒一样。

“是我。”黑衣打扮的人答道。

“哦！”朱庇特惊叹一声。

“立刻开演吧！”那人说道。“先满足老百姓，我负责去请大法官息怒，大法官再去请红衣主教先生息怒。”

朱庇特这才缓过气来。

“市民老爷们，”他用足气力，向一直嘘他的观众喊道，“演出马上开始。”

“唉呼嘿，朱庇特！喝彩吧，公民们！”学生们呼喊。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观众高呼。

掌声震耳欲聋，直到朱庇特回到帷幕里面，欢呼声还在大堂里回荡。

这工夫，如先贤高乃依所说的，那个大显神通“平息了风暴”的陌生人，也谦谦然引退，回到柱子的阴影下；要不是头一排观众中有两位年轻女子，刚才注意他跟米歇尔·吉博纳——朱庇特对话，现在又招呼他，那么他还会像先前那样，靠着柱子一动不动，悄然无声，也不为人所见了。

“学士。”其中一位女子招呼他过去。

“你住嘴吧，亲爱的列娜德，”身旁另一位女子说，她鲜艳美丽，因为一身节日打扮，更显得光艳照人。“人家又不是神学士！是在俗的，不

